



陳惠琬

筆名：莫非

出生：民國四十六年生

學歷：普渡大學電腦碩士

曾發表之作品：「雪地裡太陽花」等散文五本、「6個女人的畫像」等小說四本。

獲獎紀錄：聯合報文學獎、梁實秋文學獎、教育部文藝創作獎、中央日報文學獎。

散文 第三名 跨界

創作理念

因十八歲赴美，我一直是生活在「邊界」的人。

年輕懵懂，生命為線所劃，「邊界」是我的限制，也定義了我的格局，但隨著年歲成長，終望見「邊界」另一頭的世界，也發現沒有跨不過的地平線。於是「跨界」成為我的生活、我的嚮往與我不斷思考的人生。

跨 界

1

邊界，對有些人的了解也許是「抽象」，於我，則是經歷過的「事實」。

七〇年代時候，我莫名其妙地被翻轉一個時空，隨父母出來，成為小留學生。幾年後父母回台，隻身一人留下，在美洲大地蕩來蕩去，竟把身分蕩得逾期而不知。是由移民律師那，才了解自己身分已成為「非法居留」，律師建議在拿到身分前，不得再踏出美國的境界。

那是一個傍晚，步出律師辦公室，夕陽一片。望盡天邊，初次體會地廣人稀的美國，也有一個盡頭，一個邊。即使只是一道細長曲折蜿蜒的窄邊，亦能凌厲清楚地框劃出兩個不同的世界，一個我沒選擇地被留下，一個我再也無法自由地跨進再跨出。

《空間地圖》一書中曾反覆強調一個觀念，人對空間的觀念，常會影響人對自我的觀念。那一刻，我的空間觀念只有海這邊與海那邊。我的自我，則化為一縷非法居留的遊魂，飄浮空中，卻怎麼也飄不過那銅牆鐵壁似的邊界。

然後，正如張系國在《地》那篇小說裡所說，「囚犯的整個生存意義，都建築在牆外的世界上。他為了超越牆、征服牆而活下去。」我開始無可奈何地作夢了。並非古人夢斷鄉關、望故鄉渺邈那種夢。而是奇怪地一次又一次，在夢中望見那道邊界，孤零零地飄在黑黝黝的宇宙中。雖細如一線，卻堅如碑石，界線分明。夢中的我於黑暗中，屏聲斂息，凝望再凝望。趁四顧無人，悄悄走過去，縱身一跳，啊！過界了。落地，第一個反應，也是唯一的反應，我大口大口地喘氣，似暫被放風的囚犯。然後，再悄悄地跨界回來。

睜眼，仍是照常過日。

多年後讀卡繆的《瘟疫》，提到俄蘭城城內的人，本來是稀鬆平常過日，

【散文】

見與不見城外親人，出與不出城，都無所謂。然而，一旦當城門因著瘟疫被正式關起時，人們便忽然開始恐慌。那是種怕被放逐的恐懼，也是與城外親人關係斬斷後的絕望。

我想，那種恐慌我是懂得的。當界限一旦由「抽象」成為「事實」時，人便不再瀟灑如風，不羈如雲。反有了囚禁的窒息感，無限嚮往界線另一頭的世界。也因此，我作那跨界喘息的夢，一次，又一次。直至熬到了身分。

2

陰沉的天，嗚咽的風，步入南加長堤港口時，望見墨綠的海洋深處，天地迷離。耳邊盡是海浪翻拍，一聲撲過一聲，似百年前跨海而來，船底兩排赤身露體搖槳的黑奴，呻吟聲聲。

位處碼頭邊有一個拘留所。聽說此地拘禁了一批渡海而來非法入境的大陸人，我隨教會人士前來探望。藍天大地中，醜陋鐵絲網框住了一方天地，密封大樓又封死了所有的天光。警衛森嚴，氣氛沉重，我掏出警衛要求扣壓的美國永久居留身分證明，遞過去，瞥見證明上自己的照片，無神無色，囚照一般。小小薄薄的一張紙片，裡面一大批人卻因搞不上手，命運咫尺天涯。

被帶入頂樓一大廳，似乎是餐廳。一張張長桌，一條條長凳，上面坐了上百位黃皮膚、黑頭髮的「囚犯」，穿制服、趿拖鞋，我的同胞。只因一紙證明之差，我們可以在他們之間遊走自如，他們卻只能膠著椅上靜坐觀望。一雙雙睜大的眼盯著我們，眼中是好奇？嫉妒？還是盼望？已不得知。張張臉透出的，全是那樣深沉的木然。

原本，在遙遠的海那邊，鄉親父老傾盡一生血汗，為他們七拼八湊買一個虛幻的美國夢。卻未想到航線的盡頭是監禁，一下船，美國夢便碎得如此徹底。中國人的命運好似總是這樣荒謬，老在是留？是走？之間擺盪。在搖晃不定的波浪中，找不到自己的立錐之地。一個錯誤的決定，一生命運改寫。六十

多年前未撤退台灣，六十多年後的渡海至美，地理位置影響命運發展，人有時似乎不得不對自己的所在認命。這一頭、那一頭，欄杆外、欄杆內。

現男一邊、女一邊，夫妻分離，家庭破碎。每個人原都有名、有姓、有家、有世、有父老期望、有人生盼望。如今，一個個全成了被這異國社會摒棄與遺忘的孤魂。和我過去的不能出境比，我到底還有「線」這一頭的整個世界，他們呢？他們不但法律上入不了境，政治上怕被迫害也不敢回去。八、九個月來的監禁生活，現就只剩一條「線」，攀在這美國國界的邊緣，苟延殘喘，生活得如絲如縷。

3

有時想想，劃界是件奇怪之事。人一生下，起初意識混沌，不分你我，是從何時起發現自我，是獨立人群之外的一個存在？

人類想必原本群居一地，共食共住，又是從何時起有了界線觀念，一道劃下，自此井河有別，彼此不可踰越？

但人可真是本份守己，逐線而居的動物？我們看到的是當「界線」觀念一衍生，「主權」與「征服」的觀念亦隨之而起。人類多少紛爭是起自不當的跨界？又有多少隔離是來自過度的防禦？

身內／身外、門內／門外、牆裡／牆外、村內／村外、此岸／彼岸、山內／山外、本省／外省、本國／外國、有形／無形：：這裡面有多少自主權的掌握？任何不受邀請的跨界，便是一種入侵；不得已的受困一隅，則是一種囚禁；每一個防禦，亦都是人與人心中的一個徹退。若拿捏不住界限在哪，活的要不像個影子，任人踩壓；要不便是不斷擴張膨脹的狂人，玩權喪心至不可一世。

界線觀念，影響著我們的自我觀念。

4

初至新墨西哥州時，覺得此地色彩真是濃烈。是因著陽光。沙漠中的陽光特有一種囂張狂放的純淨。在那種純淨亮質陽光下，遼闊大地上藍天特別藍，白雲特別白，紅泥建築(adobe)特別紅，綠樹也特別綠。隨處落眼，皆是油畫。難怪諸多畫家會來此地寫生，著名女畫家喬琪亞·歐寇芙亦曾在此定居。而我來，則為飽吸這濃厚的藝術氣息。

當地天氣也真有「脾氣」，大太陽下，瞬間可打雷、閃電，有時候還下冰雹。而且「動作」來得大，水晶似的冰雹四處亂蹦，斷枝、殘葉被打了一地。一晚，立於一所大學的樓頂陽臺上，我望著遠處天空，無涯無際。當時天色鬱結，濕氣飽和。驟然一聲劈響，一道電光斜切入山腳下的聖塔菲市，遠方烏雲如潑墨，緩緩下降與地界暈染。經驗上我知，那頭定是傾盆大雨，閃電仍時不時穿插其中。而我所立之地，竟全然乾爽，在野曠天低之中，我觀看著黑幕下上演的奇景。

看著看著也不禁好奇，天地間，到底是從那一線開始下起雨的呢？如果立於線之邊界，是否線這一頭便可灑然佇立，靜觀萬物，線那一邊的人卻得在金鐵皆鳴中，疾走躲雨呢？是否立於線這頭的我稍一探頭，便會被那一頭的雨水滴濕了鼻尖呢？

氣象如何界定於天地間？景觀又如何劃分山川？

次日白日陽光下，馳騁在絲毫未被攔截的地平線上，天邊山脈綿延無首無尾，輪下沙漠起伏無始無終。飛馳其中，一下感到巨大，一下感到渺小，在這山脈與沙漠互相壟斷又互相連接的地方。新墨西哥州是一個奇異的地方，遍佈各處的青蔥叢林、不毛沙漠與高聳奇峰，彼此交纏，卻並不混合，一會兒親密纏綿，一會兒又寂寞自存，景觀跨界是如此地模糊。

就像此處的文化。十六、十九世紀，西班牙與美國皆曾先後跨界，欲征服當地的印地安人。結果，旗幟也許曾經改換，強制「開化」的天主教信仰亦已

遍佈各處，但骨子裡印地安歸印地安，美國歸美國，西班牙仍歸西班牙。三大文化在此雖然交匯，卻仍涇渭分明，沒有誰能真正擁有誰。

如今印地安特色的紅泥磚房，仍是全新墨西哥州的主要景觀。印地安村落(pueblo)至今亦仍不接水電，且保留著印地安文化與手工藝術。更奇異的是，當史前印地安遺跡仍一一被發掘出土之時，核子時代卻已在此上場，核子武器於一九四五年初次在此試爆成功，之後，核子研究一直持續至今。

舊與新，傳統與現代，手工與科技，過去與未來，時間似一泓江水，蜿蜒流下，無止無休。在此，不容指認，也無須指認，世代交替的臨界點為何。

5

然而，為自我定義，人類文明仍一直不斷重複著劃線與跨界的動作。我們為大地畫地圖、為時間作歷史、為人類分種族、為愛找親疏遠近的理由：

只有一線，非人所畫，且無形，然而古今多少文人哲士都在摸索它的存在。這一線在一俄國作家安德列耶夫的小說中，是被描寫成一道「牆」。故事是說，有一主角和另一癩瘋病人，在黑沉沉夜中的大地上爬，想找到大地和上天的分界線在哪？

終於，他們爬至一堵牆，下臨深淵，上抵高山，把天空和大地一截兩半，堵住了他們的搜尋。於是人與牆的搏鬥開始了，有人把牆當朋友、當靠山。有人則把牆當仇敵，不斷用頭撞牆。但不管他們怎樣拼命地用胸膛去衝撞這堵牆，甚至傷口滴出的鮮血染紅了牆，但牆依然靜靜聳立，巍然不動。

好似象徵當人想由三度空間過度至四度空間，由實際至神祕、世俗到神聖，便發現有許多無力跨越之處了。古今中外這樣的人不知有多少？有多少不可知論者與無神論者，並不安份自足於地界的這一頭。對生命現狀總不能妥協，對生死充滿了疑問，於是百般鑽研哲學思辯，想找出一個滿意的答案。這也是一種貪心吧！想征服不可知的神祕，不斷地以頭撞牆。

所以基督教裡說上帝派獨生愛子降世爲人，不管是神的話還是神話，都可說是神憐恤人，而主動跨界的一種說法吧！

然而漂流多年，已漸使我習慣了思想位置立於「邊界」：家鄉／異地、教會／社會、現實／幻想、世俗／神聖。因著「邊界」這一立點，賦與了生命中各種的可能性。每次，對另一空間的跨界，與其說是「征服」，不如說是一種「參與」，用各種形式，去經驗生命的種種存在。

就像每當立於某個門外、窗外、牆外、或心外，一股奇怪的吸引力總瞬間產生，對另一頭世界我飽生嚮往。忍不住，總想舉手扣敲，輕輕地敲，扣問式的敲，渴慕被邀請的敲。「裡面」那個空間，總似充滿了懸疑，神祕與想像。外面世界再大，卻都留不下我。我只想「進入」那個神祕的空間，在其中坐息。

於我，窗內的燈光似乎永遠明亮。如果有幸，得以入內，我欲舉腳，輕輕踩進，坐下。然後吐出一聲滿意的歎息，原來如此。這一頭的世界，原來，如此！